



70年前,中国军民在亚洲战场牵制敌人,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巨大的贡献。自1937年至1945年,中华民族与侵略者殊死抗争,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2015年,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本报“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”专题采访组一行,实地采访调查,追索胜利背后的家国情怀,寻访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。

(四十六)



1945-2015



“台儿庄大捷”后,日军卷土重来,第六十军的将士们在军长卢汉的率领下,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寇的飞机、大炮、坦克、刺刀、毒瓦斯……然而由于最高当局的一声令下——撤退至禹王山。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将士,在台儿庄周边地区浴血奋战27天,重创日军第五、第十师团,战况惨烈。14000余名壮士为国捐躯,长眠禹王山麓。近日,晚报记者专程奔往江苏邳州,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将士曾经战斗过的禹王山下收集史料,再现三迤儿女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。



禹王山上铸英魂

——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追记

■ 记者 杨军 孙明春 孔浩 特约记者 李廉 文/图

禹王山:那场炮火中的白刃阻击战

禹王山位于运河东北岸,台儿庄东南端,东北是湖山、窝山,北面是邢家楼、五圣堂,俯瞰我军全部阵地,形势极为重要。

1938年4月23日晚,卢汉下令第一八四师于26日前,占领禹王山阵地,构筑工事,准备与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战斗。蒋介石认为,台儿庄守军池峰城师已无战斗力,必须由六十军派一个师坚守台儿庄,因而改变计划,遂令其暂缓实施。26日,卢汉出击不利,防守兵力单薄,即向孙连仲提出,禹王山的得失关系重大,请另派部队接替防守任务,以便将第一八四师调守禹王山。孙连仲转报李宗仁,答应由第一八四师留一个团守卫台儿庄,其主力转移至禹王山占领阵地。当夜,卢汉即下令第一八四师将兵力乘夜向禹王山转移。

第一八四师以王炳璋旅邱秉常团防守台儿庄,张冲师长率主力于27日清晨,陆续进入禹王山阵地,沿禹王山东、南、北构筑工事,设有三道防线。4月27日以后,全军阵地形成了以禹王山为中心,由东庄、火石埠、李家圩、禹王山、枣庄营及其以东的第一道防线和赵村、赵家渡口、古梁王城、房庄、胜阳山亘河西岸之线的第二道防线,二线之间尚有一部分中间阵地,左右两翼又有台儿庄、西黄石山两个有力据点为依托的全军主阵地带。

4月28日起,战斗进入到禹王山主阵地带的阻击战。当夜,敌

军一个大队,配以坦克、骑兵,沿着大小杨村、湖山、窝山向李家圩、禹王山进犯,来势凶猛。守备军奋起迎击,战斗激烈。敌军连续冲锋,一部分已登山顶。旅长王秉璋亲率士兵发起反冲锋,终于将窜至山顶之敌大部歼灭。

29日,敌军集中主力向禹王山大举进犯,守军事前作了充分准备,万保邦旅首当其冲,张冲师长把师指挥所设在禹王山西南坡一侧,誓与阵地共存亡。是日凌晨,敌军先以飞机侦察,接着在蒲汪炮兵阵地上空升起气球,指挥炮兵轰击禹王山阵地,后出动步兵、骑兵、坦克联合进攻。当敌军开始炮击时,车辐山的重炮营立即对敌人的炮兵位置进行压制射击,同时在半接楼之野炮营以猛烈火力封锁敌军进攻的要道。这时,战防炮连亦在禹王山前沿阵地控制敌军坦克的活动。而疯狂的敌人仍冒死前进,守军坚决迎击,先以步机枪,继以手榴弹,最后展开白刃战,把进犯的敌人消灭在阵地前。可是,敌人对禹王山志在必得,一再进犯,整天激战不止,守军前仆后继,负伤不下火线,工事随毁随修。

4月3日,第一道防线被敌军突破,第二道防线也局部动摇,同时敌炮兵又向后方延伸射击,形势非常紧张。万保邦旅长判断敌人进攻的大部队,必然聚集在大小杨村地区,立刻指挥所有炮兵集中轰击。由于敌人不能及时增

援,丢失的阵地被夺了回来。战斗持续了三天,敌人的进攻都遭到失败。于是,敌人又改变战法,白天以飞机轰炸扫射,夜间发动强袭。张冲师长看出了敌人的意图,重新做了布置,命炮兵将火力集中于禹王山前沿阵地和敌人必经之路。张冲师长率部与日寇作战,在禹王山阻击战中,经过三天两夜的苦战,双方损失惨重。

日寇与第六十军进行了十余日的战斗,先以中央突破,后由侧翼入侵,时而全面出击,时而重点进攻,均被我军击破,所要夺取的战略要点台儿庄,仍在我军固守中。敌军后从鲁西和苏皖北部进行大迂回,包围徐州。在台儿庄战场的主力,从5月3日逐步转移,仅留一部分配合伪军在原阵地与第六十军对峙。至此,台儿庄战斗转入了相持阶段。

当时,卢汉认为要巩固台儿庄的防御,必须拔去敌军在湖山、窝山、大小杨村三角地带的据点。与战区长官部及孙连仲商定,由第六十军协同汤恩伯军向敌军发动出击。按照计划,汤恩伯军于5月3日向大小良壁的敌军发动攻击,将敌军大部队吸引过去,然后第六十军于5月5日进攻盘据湖山、窝山的敌军,一举将其歼灭。谁知,汤恩伯军出击后,一遇敌军抵抗就屯兵不前,第六十军向指定地区进攻时,敌军立即出动增援部队疯狂反扑。第一八二师按原定计划攻击前进,激战了半天,

余建勋团第二营长魏开泰阵亡。敌军援兵增多,局势紧张。卢汉即令第一八四师以两个团向李家圩西面侧击敌军,分散其力量,遏制其攻势。这时,第一八三师已攻克湖山、窝山西北之平墩堡,截断了敌军的后路。敌军为了挽回颓势,出动飞机助战,不断进行袭击扫射,第六十军伤亡甚大,退回原阵地。

日寇攻占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,由于第六十军的奋勇抵抗,未能实现。于是改变作战计划,对台儿庄战场采取守势,直至5月14日,六十军与敌第五、第十、第一〇三、第一〇五、第一一〇等师团的各一部对峙于台儿庄及其东西之一线。这时敌军主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段,企图向徐州大迂回,从而一举歼灭徐州地区的数十万大军。日寇早于五月初即已开始行动。津浦线北段之敌第十四及第一一四师团由鲁西济宁向金乡、鱼台南犯,津浦南段之敌第一〇二、第一〇七、第一一九师团之各一部由皖北蚌埠渡过淝河,向固镇、宿县北犯。战局发生急剧变化,而蒋介石还没有对新的局势采取新部署。5月中旬,北线日军窜至丰沛,切断陇海铁路黄口车站,炸毁铁桥;南线之敌渡过浍河,占领固镇,逼近宿县。并分兵陷蒙城、涡阳、永城,徐州已陷入敌人的大包围之中。蒋介石见局势急转直下,下令鲁南各军于5月18日向西南撤退。

陈瓦房:永远铭记抗击日寇的英雄

的吴姓老大娘说,那时她还没嫁到这儿,听村里老人讲,打完仗后,村民回到庄里时,房子已经没了,到处是死尸,有的都烂得发臭。

在火石埠一带,滇军将士与日军浴血苦战近一星期,随后日军放弃正面进攻,改变战术,集中兵力,重点进攻禹王山。陈世宣老人讲:“村里没来得及逃走的人,都被日本鬼子杀了。”

向南五公里是李家圩村,6000余人的村庄60%为李姓,现年92岁的李修志老人虽稍有耳背,但眼神很好,身板硬朗、思维敏捷,他对76年前的禹王山阻击战记忆犹新。李修志说:“当年日军抢占禹王山,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京杭大运河,通过水路直取台儿庄。”禹王山顶有座禹王庙,1938年打仗,庙被毁坏了。禹王庙原址附近有几座小土堆,据说是当年牺牲的云南士兵的坟头。禹王庙原址再向南、向上几十米,就是山顶,山顶当年有个碉堡,四周还有战壕。

回忆起1938年的经历,李修志一脸沉重:“有一天村子里突然来了一支奇怪的军队,他们皮肤黑黑的,个子不高,说话很奇怪,我们也听不懂。”后来得知他们是从云南来的,是打鬼子的中国军队。云南兵来了以后,在村南挖了

三个大地堡,又集中到禹王山上,用麻袋装上沙土,在山的东、南、北面垒起了三道胸墙;在禹王山的南山头和北山最高峰垒了两个碉堡。第一八四师指挥部就设在禹王山的西南坡上,与大运河近在咫尺。仗打起来后,村里人都跑了出去。仗打完,大家回来以后,到处都是尸体。来不及挖坑,就把遗体抬到村前村后的大小沟里、坑里埋了。当时,李修志他们村前的三个大坑,埋了4000多具尸体,事后好多年,下大雨的时候,还会冲出白骨。

李修志的哥哥李修武,1938年时已经29岁,因为他胆子大,掩埋了不少尸体,在村子里是个传奇人物,老人家前几年已去世。李修志说:“云南兵来了以后,告诉大家要打仗了,让村民赶紧跑,我大哥(修武)就带着我跑了。仗打完以后,我们回来看到满地都是尸体,就背着筐子去埋。当时,来不及挖坑,就埋在弹坑里。最多的一天,我埋了400多个。”李修志还依稀记得,第一股日军从现在的邳州市港上镇赶来,靠近山东临沂,进入连防山,“在这里发生的小规模战斗,也死了很多人。越过连防山,日军就来到了禹王山下,于是就爆发了一场激战;另一股日军从与台儿庄毗邻的邢楼镇进入邳州,滇军沿途进行了

四五次阻击,最终抵达禹王山。滇军为牵制日军,进行了殊死阻击,仗打得很激烈,共有一万多名滇军将士牺牲,歼灭日军一万两千多人。”

眼下,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纪念馆在禹王山顶初步建成,从禹王山靠310国道一侧的入口上山,从很远的地方便能仰望到高达8米的纪念碑。

据介绍,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纪念馆的修建方案由清华大学设计,多个建筑主体均在山顶沿着山脊线形成,由西向东布置了纪念广场、鉴池、纪念馆、战壕遗迹以及禹王庙等主要建筑和场所。纪念馆为地下、地上各8米,分为负一、二层和地面一层。地面突出部分建筑形似碉堡状,围绕该建筑则是层次分明的三重叠落的建筑结构,寓意参加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的第六十军一八二、一八三、一八四三个师。顺着纪念馆向西,是抗日军人战时的战壕遗迹,遗迹的修复尽量维持原貌,总长度设计为140米的外侧墙面,象征着在战争中伤亡的14000名战士。同时,墙面上还镌刻着100位将士的姓名或数字编号。建成后的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纪念馆,将成为主题鲜明、互动性强的抗日战争遗址公园,也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